

平峰梁上,我们的山乡课堂

原以为山里的时光会像车马一样变得慢,没想到一转眼,一年的时间已经过了四分之一。

我们四名队员组成了平峰小分队,分别教授语文、数学、英语、物理、教学、家访、文化、资助……各个版块的工作把平峰小分队的日常填充得满满当当。孩子们用淳朴的心灵、向上的态度回馈着我们的努力,这些“双向奔赴”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

来到平峰虽然才三个月,但周遭的一切都在逐渐变得熟悉和亲切。午后升腾的袅袅炊烟,傍晚时梯田上空的流云,映照着我们四名平峰队员忙碌的身影。

平峰小分队中,有三位队员来自“山河四省”,还有一位来自福建,因此我们的口味不尽相同,但大家都相互照应,努力让每一顿饭变得有滋有味。

翻炒,颠勺,起锅,每一步都是对生活的升温。来自福建的陈思甜会因为一道家乡菜的出现而惊喜不已,来自山西的周悦对各色面食情有独钟,来自河南的裴梓成对香料的运用信手拈来,来自山东的张馨文则对食材的配比独具匠心。

“当厨房的灯亮起来,房子才会变成家。”做好饭,在楼道里吆喝一声“饭好啦”,这是一天中幸福感爆棚的时刻。有人做饭,有人等待,在遥远的西海固土地上,我们用三餐让四季变得柔软而温暖。

平峰的秋日五彩斑斓,也是香飘十里的。晴秋早上,平峰门口的街上传来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走一遭,衣襟或许会沾上刚出炉的糖炒栗子香,抑或是沁人心脾的

瓜果香。远处的山川层林尽染,我们用镜头记录下难忘的平峰秋日,也在一片金枫的叶脉里对照着手掌上的纹路,窥见时光的足迹。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融入,我们用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当师生的新鲜感都慢慢褪去、当西海固的寒气渐渐袭来,我们即将面临的,是更多未知与挑战。平峰梁是山乡大地上的课堂,对学生、对我们,都是如此。今年是复旦研支团在平峰服务的第十五年,也是我们与平峰的第一年——尽管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只有一年,但太多“终生难忘的事情”已经发生,在这个山乡课堂里,我们开始另一种生长,自今时起,岁岁年年。

裴梓成(2020级航空航天系本科生)

相辉纵论

锻造卓越的自己

复旦园里,不管是大一大二还是三大大四的学生,他们身上特有的青春活力、勇气和热情都非常吸引我。陪伴他们成长,我有很强的成就感。

在人际交往方面,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打开心扉,建立信

任,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地结交更多的朋友。对于师长,希望同学们能更加主动地去寻求帮助与指导。因为大学是比较自由开放的,更多的信息、资源需要同学们自主挖掘。

复旦园是人生的又一个起

点,在这里向更好的未来出发。因此最重要的是,希望同学们都能把握住宝贵的本科四年,珍惜自己的羽毛,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充实、丰富多彩。

杨晓森(2023、24级光子计划院士班辅导员)

游泳赋予的力量

作为一个在长江边长大的孩子,我从小就“会水”。跑船的长辈教会我不少能在水里浮着的技巧,记忆里,儿时的每个夏天都带着河流泥沙的土腥味。

来复旦之后,我得到了更加专业的游泳指导,先后学会了蛙泳、自由泳。江湾校区的恒温游泳池让游泳爱好者们一年四季都有了下水练习的条件。大二,我养成了每周游泳的习惯,再到现在,大四的我有了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几乎每天都会进行一组不少于1km的游泳练习。

长期的水中运动,如同春雨润物无声,给我诸多积极的影响。我的身姿在粼粼波光中愈发矫健,肌肉线条在水的抚摸下愈发分明。体测时,从最初引体向上的无力,到一次次的艰难攀升,直至如今能轻松完成十余次,每一次的跃起都是自我超越的见证。

此外,游泳如同神奇的画笔,拂去我心头的阴云,带来心灵的晴朗。每每在碧蓝的泳池畅游,我会放下一切学业、生活、情感的烦心事。爬出泳池,

我的内心总是收获到一股能带着我直面挑战、勇往直前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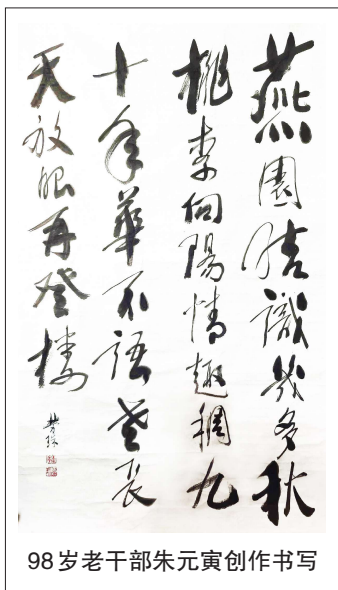
或许是从小玩水的习惯给了我一点点学游泳的悟性,在不感觉到疲劳的情况下,我能用比一般的游泳爱好者快很多的速度不间断地游数百米。有一天,我在零号泳道,被边上的救生员大叔叫住,他让我保持自己的节奏蛙泳50米,掐表计下了42秒的成绩。“你的姿势不算标准,划频也不快,但是每一下都能前进很远,还不怎么换气,42秒在业余爱好者里算是挺高的水平了。”后来,救生员大叔又对我的泳姿进行了纠正,还传授了滚翻等游泳技巧。

一个月前,学校举办了首届游泳锦标赛。我报名两个项目,都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水平。但是与真正的游泳健将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对跳台入水等专业动作也缺少练习,因此没能登上领奖台。

明年我将成为材料科学系的一名直博生,到江湾校区学习生活。届时,游泳会变得更加方便。诚如毛主席在1917年

《体育之研究》上所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强健的身体是做一切事情的前提。我会保持游泳的习惯,用运动与健康助力学习、科研。我也真诚地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师和同学参与到游泳运动中来,一起在水中寻找速度与优雅的完美交融,期待在下一届游泳锦标赛相见。

葛家昊(2021级材料科学系本科生)



光影书画



秋收冬藏

每一片金黄的银杏叶,都闪烁着温暖的光,迎接秋冬的转换。

二教的窗外,静谧而美好,如同被这抹金黄定格,成了一抹温柔的风景。

赵奎臻(2022级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

永诀的红玉米

有人说,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是诗意照进现实的时刻。诗的世界,是“折叠”的广博,精致凝练在表,深刻隽永在里,言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意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10月11日,中国台湾现当代著名诗人痲弦(原名王庆麟)步入了静美的安睡,享年92岁。自他十七岁从军,便辞别故乡的一切,踏上了无法复返的征途。从那时起,故乡便成为他内心最深处的失落,那里的红玉米和打麦场只在梦里隐约浮现。

在痲弦的诗中,故乡频繁出现。四十二年后他回到故乡为父母立碑,独自跪在墓前,从离家的那天开始,诉说他未曾讲过的故事。他的从军、《创世纪》的创立、娶妻生子,以及所有家人都缺席了的,他的一生。而那年离家时的风依然吹着,红玉米依然挂在屋檐下,挂着,离家的风吹着……

而当年少的轻狂在漂泊无依的艰苦岁月中暗淡了光泽,痲弦才发觉乡愁已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想家时,他总哑哑地拉二胡。那沉默无言的“哑”与琴弦

上的哀音交织在一起,使他成为了“痲弦”。痲弦在香港发起了《创世纪》诗刊,这是一个很柔性的社团,主要成员多像他一样有军旅背景。在这个社团中,痲弦践行着自己的创作主张。他坚信,诗歌的唯一标准是美,是纯粹的诗性。但他的诗歌中仍然流淌着时代的血红,那是源自流亡、战争与背井离乡的集体创伤。

最终,在代表诗作《红玉米》中,痲弦凝结了这一切的红。红的血、红的爱、红的血缘与红的流散。这一切红色记忆都挂在了屋檐下,而离家那年的风仍然吹着。

里尔克曾言:“只有当回忆化作我们身上的血液、视线和神态,没有名称,和我们自身融为一体,只在这时,即在一个不可多得的时刻,诗的第一个词才在回忆中站起来,从回忆中迸发出来。”而痲弦那灼灼燃烧着的“红玉米”,便是这样站立的词。并且它烧得越旺,这回忆便被焚为失落的灰烬。

尽管这回忆是如此这般的灰烬,但痲弦终究会永远地向它眺望。

蒋楠熙(2022级哲学学院本科生)

传递温度与情怀

今年暑期我第一次跟随博医团出征,奔赴河南省郑州市和兰考县。

为期一周的活动中,我感动于博医团志愿者对专业的执着与坚持,感动于他们冒着暴雨、踏着泥泞送医入户,也感动于不同学科间相互扶持、深入合作。作为一名常驻实验室、与细胞和小鼠打交道的科研型博士生,此次行程对我来说,更是一次难得的接触临床、深入基层学习机会。

与妇产科医院张旭垠医生门诊时,遇到一位辗转多地、就诊多次的宫颈癌患者。张主任仔细查看过往报告后,在纸上通过类似思维导图的方式,耐心讲解和介绍宫颈癌最新的各项治疗方法,内容具体详实,就像是在给专业

的临床学生讲课。

跟妇产科医院产科夏贤医生接诊了一位孕期抑郁的女性,夏医生同时也是心理咨询师,她充分运用心理学知识,循循善诱地引导她表达病情。在充分得到患者的信任和支持后,才开始专业诊疗帮助。

经过这次随团出征,我认识到不仅要成为一名会看病的医生,更要随着时代和医学的发展不断学习精进,成为一名有深度、有温度的临床医生。

常龄予(附属妇产科医院2023级博士生)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edu.cn